



做自己

◎朱朱

跟朋友聚餐的间隙刷到李安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的致辞，提起拍《色戒》时的一场感情戏让他崩溃，而梁朝伟悄悄走过去跟他说：“Director, we expose skin, you expose something else,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.”于是想起当年电影上映时，许多朋友坐飞机去香港看无删减版，电影一大部分的噱头就是梁朝伟的皮囊而非李安的其他。

梁朝伟终身成就的寓意在我看来不仅是曾经拍过的电影，深挖每个人成长的道路，分析时代与个体性格的磨合，加上命运的齿轮翻转的机会，无论哪个年代都会对当下有所启示。

人们关注这个香港男演员，作品和八卦几乎五五对开。总觉得他是有了好剧本和好的机会才翻红的，其实推动梁朝伟成为“电眼杀手”的导演不是王家卫和李安，而是台湾文艺片导演侯孝贤。因为电影《悲情城市》换角找梁朝伟来救场，角色设定的闽南语又没时间去熟悉，于是，侯孝贤把人物设定换成了聋哑人，完全依靠眼神和动作去表演，才意外地让梁朝伟的优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。抛开导演和演员的身份，侯孝贤更像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因材施教。

可现实生活中，有多少一对一非常诚挚的帮扶和支持呢？看着梁朝伟拿着奖站在台上感动得抹眼泪的时候，觉得他真是一个幸福的人。这个幸福并不是他用尽力气去迎合去改变而获得的成功，而是因为一个人有机会成为自己并且最终被认可。

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太多的空间让你做自己，只能在秩序和规则里有的放矢。不顺从的结果要么被踢出局，要么就被训练成为另一个人。成为另一种人并不是完全的不好，但人这辈子，做自己的机会只有一次，更有独创性，更珍贵。于是，我想到一个朋友，之前想趁互联网的流量红利仍在，改变模式多途径营销，后来忽然放弃了。并不是不想要最终会得到的市场，她还是想一步步用自己的专长去获取，哪怕慢一点也无所谓。这跟一个演员选剧本是一样的，演什么像什么固然是一种本事，但本色出演无疑是所有角色里最易接受最容易挖掘潜能的方式。

梁朝伟只有一个，同样刘嘉玲也只有一个。刘嘉玲的包容和包揽则让梁朝伟最大限度地保持着简单和天真，这是真正好演员所必须拥有的特质。

世界上很多人之所以能成为幸福的人，大多是殊途同归的。闪耀的娱乐圈太遥远，而平凡的我们面对这场盛宴，除去对电影曾经的辉煌渐渐落幕有些唏嘘以外，更多的应该思考如何成为最好的自己，如何努力创造或是找到一个能最大限度成就自己的环境。



深山秋色

◎万嘉黎

读档案的沈卫威老师

◎朱洪涛

在大学里，同事见面打招呼一般称某某老师。以前，有一位沈姓职员，经常找他交材料，可是不能毫无招呼扔下资料就走，又不好意思称他“沈老师”。我看他好像是新来的，于是便称呼“小兄弟”，这样我既避免了尴尬，他也觉得新奇。在我心里，“沈老师”这个称呼是绝对专称，如果让我这样称呼第二个人，我会觉得有点怪，因为我的博士指导老师是沈卫威。那读书的三年，沈老师磨炼了我对读书的爱好，为着这份爱好，我不好意思再这样称呼别人。

老师教我们读书的方式是开读书会，一月一次，三年二十四次。有一回，读书会轮到我汇报一月读书状况。我讲了读李锐《庐山会议实录》的感受。当时，读罢此书很有感触，尤其书中的一些生动细节让人一读难忘。我津津有味描述书中细节的时候，不经意间抬头看了一眼老师，自此以前、从此以后我再未发现老师那种眼神，他就像一个对某件玩具特别有兴趣的小孩子一般，眼神里充满了想了解事情真相的渴望，而且坐在那一动不动。孟子说，存乎人者，莫良于眸子。这第一次让我体会了“眸子”的含义，纯粹，干净。然后，老师就着我的发言引申开去，说做学问不能ABC，要XYZ。当时，我看民国时期茅盾写过《中国神

话研究ABC》之类的书，显得很喜欢的样子。沈老师说这些都是入门级别，于是有了上面的劝告。

老师跟我们说，读书的三年不要请他吃饭，因为他觉得学生读书清苦，还掏钱请老师吃饭。这样不好。所以但凡跟老师吃饭，要么老师请，要么是毕业的师兄师姐把我们这些在读的师弟师妹叫上吃一顿。老师点菜很照顾我们，喜欢点东坡肉。他觉得我们读书辛苦，要多吃点肉补身体。这东坡肉肥而不腻，女生一般不动筷子，那只剩下汤君和我两个男生。要是汤君和我也不大动筷子，老师有时会直接抄起盘子让我们夹，还好那会儿吃得动，不要紧。老师是一个心肠好的人，这是一定的了。

有一次跟老师约好在食堂谈论文，老师先到，便要了一碗面坐那等我。我也要了一碗面，怕面汤泼出，便慢慢往前走，偶一抬头，看到老师巍然坐那，不言不动。也许是我太过敏感，我立马想到孔子说的“望之俨然即之也温，听其言则厉”，那次具体谈了什么完全忘了，老师的坐相一直忘不了。还是在食堂，聊完学术后，老师居然请我吃哈密瓜，就是切成一片片，用竹签串好，一片两块钱的那种。我心中暗想，这似乎有点搞笑，边走边吃，边吃边聊，认识我的人没几个，认识老师的人

肯定不少吧，这样好还是不好？还有一回，我发现老师喜欢骑自行车，那次读书会安排在老师办公室，我见他坐电梯把自行车弄到二楼，大家都以为老师会把自行车径直推过来，没承想老师一个优美地斜跨，稳稳当当骑着就过来了。其实，办公室离电梯口只有十几米的距离，我实在憋不住喷薄而出的笑，便掉转头去。后来，我想明白了，老师把生活跟学术连成了片。

平时只要谈到学问，老师都是滔滔不绝，加之记忆力又好，听之忘倦。老师不但记忆力好，而且还勤奋。我知道老师一直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材料，这一查就是六年！老师跟我说：“经过团队三十位成员的共同努力，已初步查到学者未刊书信万多件，作家未刊书信三千多件，未刊文稿两千多篇，作家大部头手稿一百多部。整理、研究已逐步展开。”这些材料之前研究文学的人都没去触碰过，老师入了宝山，绝不会有空手而归的道理。想想做学生的我们真是汗颜。

沈老师把我带上了学术道路，感激之情无以言表。如果去南京见老师，我心中都要掂量一下，毕业好几年了，还有没有底气跟老师坐在一个桌上，接上老师的话。老师从来不批评我们，但不说就是最大的说。

明天是个未知数

◎汤凯燕

前一天，我写道：“人生挺有意思的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”第二日凌晨三点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是堂妹，她说：“大伯大出血，进了抢救室，打你电话关机。”

一路直扑到医院。

急诊抢救室，灯火通明、热闹非常，仪器报警声此起彼伏。循着一张张床，一个个头找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有的面目全非，有的神情哀苦，有的麻木呆滞。床边家属大多是恍惚的。

终于见到父亲，面容干净，神志清楚，我一颗心落到实处。

床头塑料桶内一罐几百毫升暗

红的血液，是从父亲口鼻抽吸出来的。父亲说家中已经成为“凶案现场”，鼻腔突然大出血，如皮管漏水，捂都捂不住，把母亲吓得手足酸软。

一瓶止血剂输完，血基本止住。母亲回家，我陪父亲。

“看，你该把银行密码给我了。”我逗父亲。

“还真的是，要是脑子出血，问题就大了。一切都是命啊！”父亲忆起年轻时当建筑工人自高空摔下，同伴当场气绝，他侥幸逃命，也未留下任何后遗症。

当时我才三岁，无法想象，若父



玉兰
一瓣

亲不在，柔弱的母亲带着我会是怎样的命运，又会成为什么样的我。

邻床是个男孩，外伤，包得层层叠叠，如同木乃伊。对面的中年女人面色蜡黄，她想坐起，又捂着肚子哀号着躺下。

早晨父亲检查后无异常，被医生打发回家。父亲跟着我慢慢往车边走，我对父亲打趣：“你是横着进来，竖着出去啊！”

父亲形容此次事件属于“军事演习”，从此手机24小时待命，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也许是好事，也许是坏事。